

廣文編譯社撰

白話文作法

溫瑞峰編著

廿六年暑假旅行符奧山
溪等處地巨徑由台北購此

溫瑞峰
廿六年六月
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印刷
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行

廣文編譯社 撰
白話文作法

全一冊 臺幣定價四拾元

編著者 溫 瑞 峰

發行者 廣 文 社

印刷者 臺灣新生報社新生印刷廠

不 准 翻 印

臺北市川端街二九六

發 行 所 廣 文 社

白話文作法目錄

第一	白話文的價值	一
第二	白話文的條件	四
第三	白話文與文言文	八
第四	白話文的用詞	三
第五	白話文的用語	四
第六	白話文的句法	五
第七	白話文的構造	六
第八	白話文的修辭	七
第九	白話文的標點法	九
第十	白話文的種類	三

白話文作法

第一 白話文的價值

白話文一個名詞，從表面上看去，有些不大妥當，爲什麼呢？既經稱他是白話，又要說他是文；究竟是白話呢？還是文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很不容易。因爲一般文人，說起一個文字，心理上總聯想到很深奧很高古的文章上面；就覺得白話文三個字，好像有不能聯綴的意思。但是我們的見解，不是這樣的。我們以爲「白話」是人類發表思想的一種聲音，並且含有高雅純潔的意味。白話文的「文」字。是文字的「文」，不是從前的文章。文字是記載人類語言的符號人類的語言，隨着時代變遷，那麼記載語言的符號，也應隨着時代變遷的。所以白話文三字，就是用當代的語言，寫做一種自然明瞭，真確的文字罷了。

白話文三字的解釋，既經明白，那就要進一步研究了。因爲從白話文的反面想起來，一定非白話文；白話文和非白話文，有什麼區別？有怎樣範圍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當分做兩項說明：

一、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區別

從實質方面說：文言文往往不能表出人類真正的意思；就是

極意形容，總是籠統含糊，不能十分明瞭。白話文可以免去這種毛病。從形式方面說：文言文是呆板的，白話文是活潑的；文言文是矯揉造作的，白話文是出於自然的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文言文有詰屈聱牙的弊病，白話文可以說是沒有的。從名稱方面說：文言文是國文，白話文是國語。近來有人主張言文接近的方法，就是要國文和國語調和起來，做一個標準。但是怎樣做起？這是很難的事；我們以為文法改淺，說話合理，是一定不易的道理。要實行這個辦法，就是白話文了。

二、白話文和土話的區別

現在的白話文，既經認他是國語。那麼甲省人發表的意思，乙省人一定看得懂；推之丙省人丁省人，都能看得懂。所以白話文的功用很大，價值很貴。倘然用土話來寫做文字，就是一省中間，恐怕也難領會。譬如小兒的名稱，在江蘇的蘇州常州上海一帶，東西相距不過二三百里路程，已經有種種不同。上海人叫小干，蘇州人叫小干姆，無錫人叫老小，常州人叫小老。這種字面，寫在紙上，別處人怎樣懂得？如果用白話文記起來，當然用孩子或小兒了。因為孩字兒字，和原來文字的意義符合的。純粹的土語，往往離開有文字的意義太遠；所以弄一個不明白。照這樣說來，白話文裏所用的字面，除了幾個語助字以外，大概和從前文章的用法一樣；不過合着語法，神氣足一些罷了。所以斷定白話文是可以通行全國的，土話是不可以通行全國的。

從以上幾層意思說來，就可以知道白話文在文學上的位置。他的自身，既然澈底明白，那就有下面三個定義：

一、**白話文是合於論理組織的一種記載**

論理學裏面：用特別事實，推到普通原理的，叫他是歸納法。從普通原理，斷定特別事實的，叫他的演繹法。不論講究什麼事情，都不出這個範圍。他的組織，是很精細。有大前提，有小前提，有結論，有一定的條理，有一定的次序；白話文就是照這種方式，記載合理的文字。

二、**白話文是可以記載哲理的一種文字**

哲學是研究萬有的原理原則的學，範圍極廣，層次極複，結構極精，組織極完備，人類思想的高深，要稱他第一。白話文就是代表這種思想，使他曲曲達出；所以不論有形無形的事理，一經白話文來描寫，沒有不惟妙惟肖的。

三、**白話文是具有藝術價值的文字**

藝術是文學，圖畫，音樂，彫刻，建築，……的總名詞；白話文就是文學中間的一種，所以能够和圖畫，音樂，彫刻，建築並列的。藝術就是美術品。凡是美術品，必定有創造的要素在裏面，能使人類見了，起一種美好的情緒作用。白話文也是這樣，是運用自己匠心做成的，不是用一種老調套成的，白話文的有價值，這一點要算最大了。

第二 白話文的條件

木匠做工離不了規矩。這句話，從古以來，大家認他是至理名言。現在白話文，究竟有什麼標準？這是一個大問題。有的人說：「只要將平時的說話寫出來，就算了事。」請問我們的說話，是否可以字字寫出來麼？這是一個疑問。有的人說：「和從前的文章差不多，不過將之乎者也，換做的麼那啦，就算了事。」請問從前的文章，是否有這樣清淺合度？這又是一個疑問。現現在提倡時代，這種議論，總是免不了的。但是須要有一個大體上的標準，使得做白話的人，有一個方針；不論做記敘，說明，議論的文，一定很正確，很靈活，那就好了。據我們意見，可以分做兩面說：一面是積極的；一面是消極的。

從積極方面說：

要合於語法

什麼叫語法？就是言語的法則。言語本沒有一定的法則。但是他發表思想時候，許多類詞，聯綴成一語，習慣了好久，社會遂承認他；那就算是一種語法了。所以既稱他是語法，必定合於社會心理的。譬如讀書寫字，改做書讀字寫，用在日本語法中，果然合的；用在我國就是要算他不對。譬如左馬上說：「老夫其國家不能恤。」其實是說國家不能恤老夫，現在這類語法，社會上也不認他合理。因為現在言語的習慣，往往主語在前面客語

在後面偶然有個例外就不能理會他了。

要合於修詞法

修詞法有廣義狹義的分別；廣義是說一篇的結構，狹義是說一段，或一句中間的意義。現在姑且就狹義方面說，免得複雜。修詞學最要緊的地方，一定要多變化；譬如一個演說家，登壇發表意見，倘若重見疊出，來賓就要生厭；白話也是這樣。語氣要和天氣差不多，有時春夏景象，有時秋冬景象，有時風雨交作，有時月明星稀。須要步步引人入勝，方算是上上乘。

要合言語學的原理

什麼叫言語學 Philology 就是研究人類言語的本質起原發達變遷和方言構成的學。因為人類有喜怒哀樂的情，用言語發表出來，就有種種變化。全世界的言語，就形式方面分別他，有總合的 *Synthetical* 和分析的 *Analytical* 兩種。吾國的言語，把一語表明一意，一詞表明一義，很覺明瞭；四千年來，沒有大變動。所以現在的人，尚能讀上古書籍，這是分析的好處。我們主張的白話文，認定這點做去，那就對了。

要有文學的價值

吾國文字，起初不過一種圖畫。所以當初時候，簡直是表事物的本體，並非代表特定的聲音。六書之中，象形列在第一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還有什麼會意諧聲等，都是從象形變化出來的。外國文字，但取聲音，我國文字，兼取字形。不同的地方，就在這點。所以一音不夠用時，可以用兩音三音補足他。在文字方面，仍可保存他一音之義，讀者

也得到望文生義的便利。還有在文字的組織上，第一要明白通暢，使讀者引起一種快感。同時人類的學問，智識，和感情，想像，也都借此保存下去，供後人的探討。如此纔有文學的價值！

從消極方面說：

不多用典故

從前文人的壞脾氣，往往喜歡用典故；譬如說旅客的苦況，不肯直寫他的情景，偏做出「楊朱歧路，阮籍窮途。」兩句來點綴。以為這是高雅的文章。請問楊朱阮籍，當時究竟如何情形，他也茫然，這種句子，實在是沒有道理。明明一個筆字，他偏喜用管城子三字；明明一個錢字他偏喜用孔方兄三字。要曉得管城子三個字，本是愈當時弄筆墨，做一篇毛穎傳說什麼「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」這種滑稽處，不值一笑。類此的事，古書上面極多；後世文人，認為作文的好材料，真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，就是孔方兄三個字，照字面解釋，現在也不能適用。因為市上通用的錢，像銀元銅元等，都沒有方孔子。

不多用字面

作文多用字面，本來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從前華麗的文章，一味鋪排字面，要找他的骨子，簡直沒有半兩。如舊書中一部燕山外史，新書中一部玉梨魂等，把書中很短很少的事實，偏做了無病呻吟的文章一大車。你想這類文章，在文學上有什麼價值？還有一般文人，喜歡強湊種種生僻字，以為他人讀不出我的文章，就會得佩服的。要曉得作文是傳

達人類發表的意思的，照此情形，反要弄到大家都隔膜了，真是豈有此理，現在要做白話文的人，這種弊病，應該先行去盡。

不多用套話

從前不出息的文人，還有一個大毛病往往寫出幾句老調，就算完卷；如果問命意在那裏？毫無主張，毫無表白。請問這類文章，要他何用？最壞的，什麼冒頭啊，比喻啊，正面啊，反面啊，側面啊，求他結果，千篇一律。我們作文的目的，究竟要個個人一樣呢？還是依了各人的成見，寫出所以然的道理？那可不消說得了。雖則從前也有陳言務去的話頭，却是明知故犯，你想可恥不可恥？現在改做白話文，這種弊端，或者可以減少。但是白話有白話的套頭，也當格外戒絕。

不多用駢句

唐宋以前，散文多而駢文少。唐宋以後，駢文多而散文少。清朝時代，往往在散文中間，夾雜些對偶句；這種非驢馬的文章，真是貽笑大方。要曉得駢文是不容易做的，一樣寫一段意思。倘然要做對偶句，便是大費心思；廢去這種時間，很是可惜。如果做到自然，或者可以使他人搖搖擺擺的讀一遭；如果做得不自然，一定硬湊成功，那就以詞害意了。記得李清有一件駢文的笑話，說什麼「天地乃宇宙之乾坤，蒼生即黎民之赤子。」這種濫調，真要笑死人，總而言之：做白話文的時候，如有天然的對偶句，未嘗不可用，硬做又何必呢！

第三 白話文與文言文

本

白話文與文言文，這兩個相對名詞，現在差不多沒有一天不聽見。怎麼叫白話文？因為他完全是我們平常說的白話；怎麼叫他文言文？因為他是表意的文字，不是我們平常說的白話。這兩種文字的作用，實在是一樣的。文言文是表我們的意思，白話文也是表我們的意思。不過白話文是容易明白；并且比較的容易做。文言文是不容易明白并且不容易做。所以現代一般人說：白話文是普及教育的利器；文言文是普及教育的障礙物。這個論斷，却是錯。我們現在要討論白話文爲什麼容易明白；爲什麼比較的容易做？文言文爲什麼不容易明白？爲什麼不容易做的兩個問題，要討論這兩個問題，應該先曉得我們現在所說的表意的文言文，大半是從前的白話；現在所說的白話文，或者是將來的文言的一層意思。這層意思，就是進化的一个道理。世界上的事事物物，沒有一天不在進化的軌道上，所以一天複雜一天。那人間交換意思的白話，也跟着他一天一天的精密。從前的白話，有的那就現在不能通行了。現在的文言，就是沒有進化的白話，所以大半和現在通行的白話不同。現在的白話文，假使不進化，到了將來，也是這個樣子。從前的白話文，爲什麼到了現在沒有進化呢？這個原因，恐怕知道的人很多。怎麼樣知道他的呢？那就從「好古」兩字上考察得來的。我們

中國歷代下來的文學中堅人物，大家說是孔子。孔子是提倡好古的人。他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，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這是提倡好古的證據。但是他提倡的是古道，不是古文。信奉他的人，因為「文以載道」一句話，連文也從古裏去鑽研，脫胎經史的文字，叫他古文。韓昌黎甚至於說：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」的話。因為有這般人提倡，就成了風尚。弄到從前的白話，一些兒沒有進化；這般人是文學的罪人了。後世的事情，拿古代的白話文來記載，怎樣能够詳細？怎樣能够清楚？現在的文言文，不容易明白，這是最大原因。講到不容易做的原因，那就是現在的人，要說古人的話，當然是很困難的。況且學習古人的話，不是古人直接教授，是從書本上間接鑽研，當然更加困難了。白話文恰巧和文言文相反，是現在的事情，拿現在的話來記載，所以容易做，所以一看就懂。總之，文言文所說的話，大都是偏於心理的，不是合論理的，這是從前白話組織不完全的緣故。像陶靖節所做的桃花源記上說：「晉太原中武陵人」兩句話，假使讀這篇文字的人，沒有晉朝和太原年號的兩個觀念，那就不能够知道他是晉朝太原年間的意思。武陵人一句，做使不看出下文，就不知道他說一個人？還是兩個人？這就是偏於心理的地方；文言文都有像這樣的毛病。然而我這句話，假使古文家聽見，他一定要笑我瞎說；因為古文的好處，全在這等糊糊塗塗的地方哪。白話文和文言文的性質作用，看了上面的話大概可以明白了。現我要來下個斷

語，白話文簡直說是論理的文字；文言文簡直說是心理的文字。現在把陶靖節的桃花源記譯成功白話，和原來的文字，一起寫在下面。拿這兩篇文字對照一過，就可以知道白話文是合論理的文，文言文是偏心理的文了。

原來的桃花源記。

晉太原中，武陵人，捕魚爲業，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，漁人甚異之，復前行，欲窮其林，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髣髴若有光，便捨船，從口入，初極狹，纔通人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美桑竹之屬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，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，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，見漁人，乃大驚，問所從來，具答之便要還家，設酒殺雞作食，村中聞有此人，咸問訊，自云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，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，問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，此人一一爲言，所聞皆惋，餘人各復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，停數日，辭去，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，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處處誌之，及郡下，詣太守家，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路，南陽劉子驥，高尚士也，聞之，欣然規往，未果，尋病終，後遂無問津者。

譯成了白話的桃花源記。

晉朝太原年間，有一個武陵地方的人，做捉魚行業的，依着水潭行船，忘却了路的遠近，忽然碰到一個桃花的樹林。兩岸的幾百步當中，沒有夾雜的樹；香的草，很鮮艷好看；落下來的樹葉，很雜亂。這捉魚人很奇怪他，再向着前面行，打算行盡這個樹林；樹林行盡，到了水的發源地方，就得到一座山；山上有一個小洞，好像有亮光，就丟去了船，打從洞裏邊進去。起頭路很狹小，不過可以走人；再走幾十步，忽然現出亮光來地面很平，很空闊，房屋也很好；還有好的田，好的池塘，和桑樹竹頭的一類東西。道路四面都通，雞啼狗叫的聲音，大家聽見。這小洞裏來來去去的種田和做事情的，男子女著的衣服，都像外面的人。黃頭髮的老，坡下頭髮的小孩子，都很快活。看見了捉魚人，竟是大奇怪；問捉魚人打從什麼地方來？捉魚人回答了他。他們聽了，就邀了捉魚人回到他家裏，擺了酒席，殺了雞，做吃的東西。這鄉村當中，聽見有了這個人，統統來打聽。這個村裏的人自己說：我們從前祖宗，避秦朝時候的亂，領了妻子和同鄉的人，到這隔絕外面的地方來，不再出來了；就同外面的人隔開。他問現在是什麼時世？竟是不曉得漢朝一個時代；魏朝晉朝，更不須說了。這捉魚人一樁一樁替他說；聽見的人，都歎氣像殺奇怪懷恨的樣子。其餘的人，再請捉魚人到他們的家裏，都拿出酒和吃的東西來，就攔了幾天，才分別出來。這洞裏的人說：「不要同外面人講哪。」既經出來，得到他的船，便向着前回來的路，一處一處的記着。到了郡城，就到太守地方去，說是

這樣。太守馬上差了人跟他去尋前天所記的地方，就迷惑不再得着路了。南陽地方的劉子驥，是很高尚的讀書人，聽見這樣，很起勁，要打算去，忽然生病死了。後來就沒有想去的人。

上面的兩篇文字，意思是同樣的；不過一用白話來表，一用文言文來表，用白話表的何等清楚。就是小學校裏的學生也可以看得懂用文言文來表的，何等糊塗，沒有註解恐怕中學校裏邊的學生，也難明白。從清楚糊塗四個字上看起來，那就曉得合論理的白話文是合現在的用；偏心理的文言文，不合現在的用了。白話文和文言文的性質作用，是有這樣的不同。講到白話文組織方面的用詞，却是換湯不換藥，不過不容易懂的，換了容易懂的罷。詞的性質，仍舊是一樣的，現在把白話文中最主要的九類用詞，和文言文的九類用詞來對照，列成一張對照表附在左邊：

第四 白話文的用詞

白話文的用詞和文言文一樣，也分做九類詞性。用他代表事物名的，叫做名詞。用他代替事物名的，叫做代名詞。用他表事物動象的；叫做動詞。用他狀事物靜象的，叫做靜詞。用他形容動詞和靜詞情狀的，叫做狀詞。用他介紹事物彼此的，叫做介詞。用他聯貫字句前後

的，叫做聯詞。用他補足文句之語氣的，叫做助詞。用他表示事物感情的，叫做歎詞。九類詞在文中，好像成物的分子，一類不可缺少的，缺少了一類，就不能够成功千變萬化的文。我們使用九類的詞，不可以不知道他的性質和用法。

(一) 一名詞

名詞分 **專名詞**，**公名詞**，**羣名詞**，**質名詞**，**虛名詞**，五種。五種名詞的性質和用法，讓吾來把他說個清楚，講個明白。

一、專名詞

(一) 性質的說明

專名詞是一事一物專有的名詞，不可移在他事物的。如堯，舜，孔丘，孟軻等，是人的專名。唐朝，宋朝，元朝，明朝，清朝，等，是朝代的專名。英國，法國，美國，德國，中國，等，是國的專名。黃河，長江，珠江，等，是水道的專名。上海，漢口，天津，等，是地方的專名。諸如此類的名詞，很多很多，都不可移易的。

(二) 用法的舉例

○孔丘

孔丘是我們中國周朝時候的人。中國的聖人是孔丘。

○明朝

明朝第一個皇帝是朱元璋。朱元璋是明朝第一個皇帝。

○美國

美國是現在講公理的國家。

○長江

我們中國境內的大水，第一是長江；第二是黃河；第三是珠江。